

一生桃李情

□黄津中

明年是莆田一中 120 周年华诞,想起一中,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母校的眷恋,更涌起对父亲黄国章的深深怀念。父亲一生献身教育事业,将青春和热血都洒在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而莆田一中,就是他耕耘一生的园地。

父亲出生于 1910 年农历九月三十,在莆田城关长大。小时候,他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来进入莆田一中的前身兴化中学校(莆田一中 1906 年创办时名为官立兴郡中学堂,1912 年更名兴化中学校,1917 年更名福建省立第十中学,后又经历多次更名)学习。大学时,他先在一个学校就读,后转入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该大学后搬迁到广州)。毕业后,他怀揣着对教育的热忱,奔赴全国各地担任大中学教员,北京、安徽芜湖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抗战时期,他毅然加入战地服务团,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0 年,父亲回到福建,先在南平师专教书。1944 年,他回到家乡莆田,在仙游枫亭职业学校(枫亭中学前身,后历经多次更名)担任教员。1948 年,他进入福建省立莆田初级中学(即后来的莆田一中),成为一名物理教员,有时也兼教英文。从此,他便扎根在这片土地,直到“文革”时下放萩芦

小学,后来又回到莆田一中,直到退休,安享晚年。

在教学上,父亲认真负责,勇于改革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统一的物理教材,他便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第二天依然准时站在讲台上。有了统一的教材后,他依然认真备课、写教案。上课时,他总是问学生:“清楚了没有?”因此,学生们亲切地叫他“清楚章”。即使后来担任教导主任和副校长,他依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从未放弃过上课。他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使自己的学科教学与时俱进。在他的努力下,学校物理科教学成绩在全省都有一定的名气。

正因为出色的教学成绩,父亲得到了学校领导的赏识,尤其是李凡校长的认可。1954 年,他从普通教员升为物理教研组组长;1960 年,他又从教导主任提拔为管教学的副校长。在党组织和李凡校长支持下,他放开手脚,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他提出集体备课、教学相长、互相帮助、老带青等措施,还经常下班听课,课后提出改进建议。这些举措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高考成绩名列前茅,有

时位居全省第一。

在担任教导主任和副校长期间,父亲坚决执行学校领导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理念。为了更好地巩固书本知识,他首先创办了学校的物理实验室,还与其他老师一起办起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他与各科老师共同努力,加强了音乐室、图画室、体育室、图书馆等设施的管理,并增添设备。他还建立了木工场,为学生提供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场所,让他们能够提升动手能力。

父亲还非常注重学生的身体健康,高三、初三年级的学生,也安排了体育课,课后操场热闹非凡,学生积极参与各种体育项目。学校每学年都在体育场举办校内运动会,学生的体质很好,为国家输送了不少体育人才。

父亲还帮助年轻的老师和其他学校的物理老师提高业务水平,经常有校内外老师登门请教,解决难题。

为了让学生了解课外知识,父亲不仅自己进行科普讲座,还邀请校内外老师做科普讲座。有一次,他邀请了从美国回来的校友林兰英博士来校科普原子能知识和国外科技现状,大大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父亲还注重校风建设,让学生认识到

学习的目的性,明白学习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国家,学校的学习气氛浓厚。

为了在师资上后继有人,他提议将因各种历史原因未能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招收到学校进行培训,当见习生。后来,这些学生到其他学校上课,都成了教学骨干。

父亲不仅做好本职工作,还团结全校教职工为校努力工作。他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老师们都亲切地叫他“老黄”或“老章”。他是工会主席,经常帮助有困难的老师,把补助给最困难、最需要的老师,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问题,让他们能安心工作。他热爱学生,不仅经常为学生补习,还自己掏钱帮助困难学生,让他们能够继续学习。

每年节日,学校都组织游园活动,学生们演节目,老师们也参与。有时,父亲自己也会登台表演。在节假日和寒暑假,他每天都要到学校看看才放心。

父亲大公无私,从不以权谋私,一生清白,两袖清风,受人尊重。

父亲于 1976 年 9 月 19 日离世,享年 66 岁。他的一生,是献身教育的一生,是为学生、为学校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后辈永远记住、尊敬和学习的好老师。

晒谷子(外二首)

□晏禾

日头把谷粒摊开，
像摊开无数细小的时刻，
陈旧的，未知的，你的，我的，
麻雀一群，来了，又走，
它们啄食、跳跃，
这里，那里。

我戴一顶草帽，
蹲在檐下，
看麻雀移动，
日头翻身，
这缓慢的收成，
是日子本身，
晾晒，一遍又一遍，
直到干透，
藏进沉默。

爷爷去散步

爷爷牵着影子，
慢慢走，
影子有时在前，
有时在后，
有时叠在脚下，
变矮了。
路边的树根，

拱起脊梁，
爷爷弯下腰摸摸它，
像安慰自己。
他们不说话，
只听着树下风声，
穿过空旷的黄昏。

窗口的灯

天黑了
灯就亮起来，
一盏，两盏，
像钉在黑夜的补丁，
修补，人间的蜜窟。

窗子里，光是暖的，
窗子外，虫声清凉，
它们互相试探，
又各自安静，
它们试图慰藉，
同一片黑。

醉美澳柄桥

□丹诺

我是站在最佳角度看澳柄桥的。第一眼,就沉醉其中。

清水如镜,轻雾袅袅,一树苍翠掩映半座桥的光影,如诗如画。沧桑古桥,参天古树,互相成就美景。

苍翠望古树。望久了,仿佛自己变成了千枝万叶中的一叶,在阳光中翡翠般晶莹。

看树牌知古树 200 多岁了,名为小叶榕。古树陪伴了古桥 200 多年的光阴,还将继续陪伴,古树俨然古桥的一部分。树冠探向桥面,极力伸展,仿佛亲人般为古桥遮风挡雨。古桥究竟走过了多少岁月?桥头碑刻记载“澳柄桥建于宋绍兴 13 年(1143 年),由名僧隆树等九人率众集资建成”,算起来澳柄桥建成至今近 900 年了。想来,此古树之前应该还有前古树。一代又一代的古树呵护着古桥,成就一代又一代的莆田子民呵护这倾城之美。

古桥桥墩如船,六个桥墩屹立水中,气宇轩昂,无惧风雨。细看桥墩,青石垒就,偶有青草藤蔓从缝间生出绿意。先民们用智慧和汗水浇筑这“固若金汤”的古桥,走过不平凡的年月。桥面,栏杆上的石狮依稀可见最初的模样。只是经过年深月久的风风雨雨,越发苍劲古朴。桥面的青石板在漫漫时光里磨出“包浆”,光彩照人。看桥头碑刻记载“桥面石板梁每块均重 2 吨”,不禁对建桥者肃然起敬。在没有机械装置的古代,这样的建筑真是了不起。站在桥上,仿佛听见宋时马蹄声声,看见行人脚步匆匆。

曾经,澳柄桥处于交通要塞,据说是古时莆田学子进京赶考必经此地。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古驿道,见证此处曾经的繁荣。一副对联“威震广业三千界,雄踞莆阳第一关”道出了澳柄桥的光辉岁月。桥头有一座古驿楼,有着莆田古民居特色,引游客驻足流连。

一座桥何以能屹立千百年而风采依然?桥,创造了交通便利,创造了建筑传奇。建桥者功德无量,护桥者一样功德无量。人的生命有限,而人创造的丰功伟绩可以代代相传,无限绵延。

我在桥上拍短视频,偶遇一农妇头戴斗笠,手持锄头,肩挑竹篮筐,从古桥走过。青山梯田间,古桥,古树,清水,轻烟,锄头,扁担,肩挑者,勾引起居城市者满满的年代感记忆。

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有关澳柄桥的视频引来许多人的关注。有人说,儿时经常坐在桥两边石板上吃饭,乘凉,睡觉,都是满满的回忆;有人说,小时候上学,洪水没过桥面,依然坚固如初,太神奇了;有人说,过去我们去城里读书时这座桥是必经之路……

望古桥,望古树,望久了,目光清澈,心境澄明。原来,不是我站在最佳角度看澳柄桥,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澳柄桥都是那么美。

艺雕之花

□吴尚青

古老民族的智慧和匠心。

在这里,一双眼睛是不够用的,那就寻寻觅觅,捕捉一些令人心动的东西。

一件螺钿漆器围屏引人注目。螺钿工艺是把经过研磨的贝壳作为镶嵌的工艺。围屏外观古朴雅致,做工精细,光洁的漆面上,贝壳饰片隐隐凸起,竟有浮雕的视觉效果。

在一个展柜前,几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着什么。凑近一瞧,原来是一件缅甸黄花梨瘦木的雕作,有人说如同太湖石堆砌的一座假山,有人说宛若山水画,也有人说像是一个随时有香雾袅袅升腾的透漏香炉。真是见仁见智。艺术多元的美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力,令人回味无穷。

旁边那件制品也是黄花梨瘦木的。瘦木上错综生长的纹路被稍稍整理,缩感成一串葡萄的模样,一种古拙野朴之美从颜色深浅、大小不一的树疙瘩间弥散开来。

树之生瘤者为瘿。瘿木是树木在受到外力或病害的刺激,畸形发育而成的产物。长不成栋梁之材,那就另辟蹊径。“天生我材必有用”,即便是一枚歪瓜裂枣,丑到极致,也可以美到极点,这是哲学层面的说辞。在红木领域,把丑的东西转化成一种美,是工艺师化腐朽为神奇的再造之功,如同画家笔下赋予枯梅凋荷新的生命力,如同“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林黛玉,透着一股扶风弱柳的病态美,展现的是另一维度的审美境界。

如此“物之病”,却能“取妍于人”,让欣赏者“以之为美”,这种美的根源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工艺师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修为。

紫檀遇上百宝嵌,可谓是一场古典与奢华的完美结合。小叶紫檀以其深沉的色泽、坚硬的质地著称,百宝嵌则是以宝石、珊瑚、蜜蜡等材料镶嵌装饰的高超工艺,两者珠联璧合,共同成就一件极具艺术和欣赏价值的精品。

在琴箏馆,不同红木材质的乐器或悬挂在墙上,或摆放柜中,或斜倚墙角,仿佛只等一声号令,便可奏乐齐鸣。

不觉间,来到仙作“六雕”柜台,除了木雕,还有石雕、铜雕、骨雕、竹雕、仿玉雕的各种小件群集,都是可登大雅之堂的室内装饰和案头雅玩。

香道柜台上,摆放着各种的线香、盘香和小巧别致的香具。淡淡的香气入鼻、入心,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宁静和安详。

一行人中,有人沉迷于沉郁的香气买了沉香手串,有人带走一把轻巧灵活的红酸枝折扇,有人挑了自身属相的动物小件。我看中的是一支精巧的红木步摇,轻轻插入发际,让木头在我头上开花,为我的发丝增添一缕摇曳生姿的美。

夏日漫吟五首

□于怀

竹

栏外青竹斜斜阳，
不修不染自挺昂。
乍起萍风伴微雨，
时闻碎玉淡淡香。

暑中偶成

缀露丝瓜任蓬茸，
墙角龙眼知几重。
蝉嘶火云村巷静，
翁妪檐下采花生。

客居午睡起

绣球花浓树荫凉，
竹影袅袅荷叶香。
觉来净余蝴蝶梦，
时有蛙鸣噪晚阳。

闲坐

日暖天高木簾薤，
溪光激滟一棹回。
六月清景知哪处，
当轩煮茗荔风吹。

小区即事

虚檐微凉日欲斜，
细草碧草蝉鸣噪。
稚子闹逐汗似雨，
竹风轻动长春花。

咩咩 作

薤菜有情思

□岳蕾香

“呀!这么多的韭菜啊”。肥沃的东乡平原,麦苗青青,绿得蓬勃,绿得可爱,绿得阳光,我却忍不住惊叫。语音才落,满堂笑声而起,姨妈奶弯着腰搂住我,眼睛都眯成了线。山里娃不识青麦苗,从此,在榜头的亲戚间落下了笑谈。“童孙未解供耕织”,五六岁的我哪认得平原的麦苗。哼,若是你们的孩子到我家来,管保也分不清葱和薤。

薤,葱叶蒜根,与葱蒜一样辛香,像葱又不是葱,叶子比葱细又有棱;根如小蒜,又不像小蒜有蒜衣包裹,围成一圈抱柱聚在一起,她是数颗相依而生,既独立又亲密。七葱八蒜,它和蒜一样八月种植,深沟播种,土肥叶茂,正月分蒔,二月开出紫白色细花,五月收成,破土挖根,个大色白,晶莹剔透。别称火葱、薹头、菜芝等,仙游方言“料药”,也许是漫长生活中实践出既可佐料又有一定保健药用,我们的祖先才给了个这么可爱而拗口的名字。

薤菜,食用历史悠久,我国商代就起种植。其性味:辛、苦、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类。干制薹头入药可健胃、轻痰、治疗慢性胃炎。《神农本草经》记载:薹头“治金疮疮败,轻身者不饥耐老”;“治少阴病阙逆泄痢,及胸痹刺痛,下气,散血,安胎。”《黄帝内经·素问》把薤与葵、韭、藿、葱列为五菜,作为五谷五肉五果的养生补充。罗愿云:物莫美于芝,故薤为菜芝。薤的鳞茎和嫩叶均可炒食煮食,切片炒肉丝,味道独特。乡人农事繁忙,很少鲜吃,多用来腌制。依个人喜好腌成酸、甜、辣等口味,卤汁澄清,莹白润泽,闻而生津,具有增食欲、开胃口、解油腻和醒酒的作用,是佐餐的佳品。

“碗中有颗甜薹头,胃口顿开食欲增。”乡下人不知龙肝凤味,寻常日子有薹头配稀饭就心满意足。薹头熏杨梅,在老家人人爱吃。五月,杨梅成熟了,薹头出土了,树上采的,地里挖的,新鲜可人,由着巧手的农妇安排结成了“良缘”。她们把白净的薹头和青红的杨梅,洗净沥干,一同放进瓦罐里密封起来,再用烟火熏蒸。瓦罐中的薹头和杨梅,经过持之以恒,不猛不旺,不紧不慢地烟熏火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深深,“藿”濛濛。冷却后,开封加盐,香气浓郁,薹头中有杨梅的味道,杨梅中有薹头的味道,酸甜适度,脆嫩肉糯。白薹头红杨梅,经过一番熏制,色泽黄雅,你依我依,张扬着一果一菜的幸福状态,蕴含着爱的颜色、夏的热情、秋的丰收和冬的收藏。悠悠品味,慢慢沉淀成岁月的酒,甘苦自知。

汪曾祺曾感叹,蔬菜的命运,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败。消融在年华中的童年斑斓成一曲离歌时,薹头熏杨梅的美味也渐渐淡出我们的舌尖,空余那股撩人的辛气,清扬着田园故土的温暖气息,让人眼前总晃悠着那一丛丛青绿的身影。

世间万物,各得情衷,小小的薤菜闪烁在历代古籍医书里,也流淌在文人的伤逝情结里。“薤上露,何易晞!”薤叶极细,是挂不住多少露珠,太易“晞”了,人生短暂,迅如薤叶上的露珠,瞬间即干。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麾下五百壮士慷慨歌吟《薤露》《蒿里》,从容相随,在生命的舞台上迸发出义勇担当,功业未竟的惨烈色彩。动荡岁月中忧生之嗟和无奈之情,古人心灵世界中的深层哀苦,都情系于这晨露闪亮的薤菜上,以长歌当哭的方式宣泄出来。后世曹操、曹植父子翻乐府新声,赋予新的生活内容,作《薤露行》,抒发了对人民遭受乱离之苦的悲伤和感慨,激起人生短暂,时不我待的忧思,表达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一曲《薤露》从远古岁月传来,几多人生的无奈和心灵的幽怨,只留下草露零落的叹息。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仅仅是一首挽歌么?不仅仅是对逝者的怀念,所有生命中的青青日子和稍纵即逝的美丽都是一咏三叹的怀念,还有一份惜流年的惊醒。薤菜青青,春风里摇曳,晨曦中闪露,你还敢说它只是一介菜蔬吗?